

卷之三

馬融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融集云茂陵成懽里人也

將作大匠嚴之子

嚴援見余之子

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

名重關西

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蓋屬文隱於南山之陰

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曰

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

自關已西道殫相望

左傳曰叔向云道殫相望杜注云餓死為殫也音覲

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

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

莊子

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

所曰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曰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貨之

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

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

又拜郎中也

詣東觀與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曰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得賊

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曰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元初二年上廣成頌曰諷諫

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為

界界猶限也是曰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曰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

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偷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

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誼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

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曰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

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藏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愛成之府也

膽者積精之府也芴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曼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

詩曼敵也音若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推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成既伯既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聖王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

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

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已過禮數重曰皇太后體

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

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曰自娛樂殆非

所已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已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

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

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它與人同樂也曰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

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或

人嘉而稱焉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首紀言反橐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鞬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

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谷
人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
左傳鄭子大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
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亂人以廢廢異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呂

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艷郊猶廓七十里之圍盛春秋之苗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曰
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詩詠圃艸樂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圃艸駕言行
五犯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是曰大漢之初基也宅茲

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
揆厥靈囿

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
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
徒觀其垆場區宇恢胎曠蕩積奠勿

罔寥豁鬱泱
頡音眇泱音烏朗
反並廣大貌也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法環瀆右
面據

衡陰箕背王屋浸曰波澁黃曰榮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雒水出焉
東曰衡山多青腹地志云雒縣衡山澁
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澁其川榮洛水經注云
澁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方

州魯山西北梁水
在樂陽縣東是也
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峩峩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

嶕峩錯崔
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
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
音嶕峩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神泉側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
爾雅曰神泉側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

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推相傳音角推牧未詳莊子
曰麋鹿食薦一日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荼荼如飴飴亦甘也
此其

芸菹昌本深菹
此音紫菹音其爾雅曰菹月爾郭璞注曰即紫菹也似蕨可食菹香草也
說文云似首菹菹音資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菹蒲
根也深菹謂蒲
白生深水之中
芝蒨菹菹荷芋藻
芝蒨草也禮記曰芝蒨菹菹荷芋藻食而滑首戶官反禮記曰菹菹份榆鄭注云菹菹

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蔥格與荅古字通
菹音子閭反即芭蕉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菹生於水中矣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

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
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
椿梧栝

栢柜柳楓楊
並木名也柜音矩
楊協韻音以征反
豐彤對蔚峯嶺慘爽
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
峯音吟慘音所金反爽協
韻音
翁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瀼確扈蕪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確音以
揆反郭璞注爾

雅云草木花初出為筍與確通其字從隹本從從者誤也扈音戶難音胡瓦反至于陽月

字從圭並花葉貌本作難說文云難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音烏

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

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縶橐四野之飛征音子由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

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

麓音子由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縶橐四野之飛征音子由

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秦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

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縶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縶

落也國語曰縶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縶還也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

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

膠膠鄙駮諫謹子野聽聳離朱自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敦音屯亦積

聚也鄙駮獸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侯侯或羣或友駮亂也叶

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於是營

圍煇廓充斥川谷罍羅繇彌綸罔澤皇牢陵山學音浮雅網也置兔罟也

爾雅罔音苦庚反蒼頡篇曰罔擊也皇牢猶牢籠也孫卿子罔音力官反並見

曰皇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非也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

乙相伍戊巳為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巳居中為中堅也乘輿乃曰吉月之陽

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驥駮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

撞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雕鏤也周禮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

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驥駮馬各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驥駮馬周禮曰馬高八尺

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驥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

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鳶鳴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以候埃塵也撞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

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

並星名也枉矢妖星她行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曰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

有尾曰赤畫于旌旗也羽毛紛其髻馳揚金髮而拖玉瓊髻馳羽旄飛揚貌也髻音必由反馳

音羊救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

髮前變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壤馬帶以玉飾之音襄

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巨擗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

動而鼓摻音所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備良野場謂除其艸萊令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備良馬之善者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

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

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外音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微嬖霍奕別鶩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嬖音呼獲反風行雲轉匈

竝奔馳貌

竝奔馳貌

竝奔馳貌

竝奔馳貌

竝奔馳貌

竝奔馳貌

磴隱旬黃塵勃滄閭若霧昏

磴音苦蓋反旬音火宏反並聲也滄音烏龍反

日月為之籠光列宿

為之翳昧僂狡課才勁勇程氣

僂狡勇捷

狗馬爭逐鷹鷂競驚驍騎

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

介鮮散毛族枯羽羣

絹繫也與骨通音工犬反猥野馬也爾雅曰猥野馬也爾雅曰猥野馬也爾雅曰猥野馬也爾雅曰猥野馬也

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殫窳伏扔輪發作梧轄

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豫禽不得瞥

或夷由未殊顛俱頓躓蟬蟬充衢塞隧葩華沂布不可勝計

哨後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

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

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蟬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貌也若夫鷲獸毅蟲倨牙黔口大甸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緼巡並行貌也緼音於粉考工記曰大甸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反孟子曰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櫻櫻迫也禦扞也

剗刺裸裎袒裼

鄭叔鄭莊公弟大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

辨暴斥虎捕狂兕獄製熊祛封狝

爾雅曰獸山桑也音一染反祛斫也音什雅反狝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製亦狂也音吉

履修構踔躡枝杪標端尾蒼蝓倚玄狻木產盡寓屬單

說文曰躡行輕貌瘦疏猶搜索也屨音所由反字林曰屨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構音莫寒反踔跳也音敕教反尋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並木末也蝓音以藥反爾雅曰蝓叩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雨則自懸于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倚音居蠹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

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單亦網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單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曹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

增塔飛流纖羅絡縠遊雉羣驚晨冕輩作翬然雲起雲爾雹落

爾乃蘋觀

高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增弋矢也塔與磻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縠張羅貌也縠與幕通翬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雅曰雲雨也言鳥中繳如雹之落

爾乃蘋觀

高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爾乃蘋觀

高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爾乃蘋觀

天潢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導鬼

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域祥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媿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楯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灑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波灑池灑也前書音

墳羊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灑川衡澤虞矢魚陳罟義曰灑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

開古蠱音治翟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即飲飛也呂氏

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

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聞於漁道也彼山者非漁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

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楫而再搏

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使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龍衝

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龍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

而死古冶子曰三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盡與治通輩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

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逆獵湍瀨濟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

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鼉濟音蒲良反撓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

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野蓼啾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於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

入禁園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曰臨乎宏池宏天鎮曰瑤臺

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綠莎潢瀆沆漭錯紵繁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綠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潢音胡廣反瀆音養沆

罔螭滅短狐籍鯨鯢周禮靈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蠱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

然後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颼風陵迅流

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竝也餘皇吳之船名

恭反淮南子曰越舳舻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颼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

風詞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水禽鴻

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 鵠鴛鴦鷓鴣鷓鴣鷓鴣雁鷓鴣乃安斯寢戢翮其涯

也爾雅曰鷓鴣鷓鴣今謂之鷓鴣也鷓鴣音括鷓鴣鷓鴣也楊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鷓鴣白鷓也鷓鴣音步歷反鷓音梯楊雄方言曰野鳧

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以瑩刀劍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魴魚鱣魚鰻魚鱧魚鱣

魴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茂矣

縮似魴而弱鱣鱣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鱣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鱣音厚今鱣額白魚也鱣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鯨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

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鷓鷓鷓肥澤也鷓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舟中也 然猶

詠歌於伶簫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

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 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馬既簡器械既攻

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 然後擺牲班禽於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

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廣雅曰擺開也字書擺亦掉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

山疊常滿房俎無空 擺牲班布也於與飲同左傳曰加膳則飫賜犒勞也山疊畫為山

文禮記曰山疊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

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附也有似於堂房也

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鼉率羽之南音

陽阿禮記曰擘諸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 所曰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愔

鶉冠子曰南方萬物萃羽焉故以調羽也 越散也蘊愔猶積聚也愔與音通匈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

駭洞底伏 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鏗鏗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鏗鏗鎗鎗鎗鎗之聲也鏗音橫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 是曰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

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秋屬象胥而

來同 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蔥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

多蔥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

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秋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

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靚北

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

斯固帝王之所曰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

之弃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方今大漢

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樂

也虞與聞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

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采

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

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桀俊遂察淫侈之華譽

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

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日曬鼎俎耳

聽康衢管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

大車曠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于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謂甯

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

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

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楊雄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

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

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

王母慕舜之德來獻曰環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

成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禮樂既闕北轅反

施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苦允反新城頌奏忤鄧氏滯於東

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太后聞之怒

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自劾而

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聖欲仕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

河間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代出宗延光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郭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大將軍梁竇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策於北宮端門

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埋根言不退曰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曰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廉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爲晉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曰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旣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州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殫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殫字翁叔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屯

封初九日誓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孔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傳第五十上

西川生馬融氏書

後漢書六十上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字伯喈陳畱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畱縣東南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勲字君嚴

好黃老

平帝時為郡令王莽初授曰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

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至于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

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

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邵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

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曰

禮有免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
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官等五侯擅恣聞邕
諫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畱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
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躋其是而矯其非躋亦
作釋誨曰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
對問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者獲即取之任預注曰胡者元老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
仁守位曰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參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曰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且公悅之以為大夫研音岸爵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參養也 夫如是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單思典
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
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
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
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曰有
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
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美豈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
滅之令蹤遺猶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翁歛之貌音所

六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墮君臣

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

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曰合時

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

匈臆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

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

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

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巨忘其危夫率離帶而菱條去幹

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

漸亦牙速速方載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載天是加玄注云載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極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載者蓋謂欲豐其屋乃部其家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部其家王弼注云部覆也屋厚覆謂之

甚也部音部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顏歆抱璞遺瑗保生

識國策齊宣王謂顏歆曰願先生與寡人游歆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璞不完

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適曹道輕謂若弄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已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

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兼葭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緼地之基緼音古鄧反皇道惟融帝猷

顯平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縉緹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

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緹系緹也音它下反千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

喻漢多賢人索盡也音所格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

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

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

也則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曰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

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替御手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講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曰喻其便遂巡放

屣不足曰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

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盈而盈

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括泊焉不失所寧治猶靜也狂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瞻仰此事體

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大道廣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玉弼注云自然之廣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

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踏音步北反下獲重霄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膏以痛勳帥也音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

也誅協韻音丁注反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巨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

若是害何也音易天高地厚踟而踏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

是謂九河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匹夫曰清宇宙庸可曰

水旱而思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

啟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謂火滅為燭音子康反炎音焰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九日陰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

月側匿 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 是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

沖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且卦曰時行則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 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 繁旋乎周孔之庭字指 而與為

友舒之足目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 古全注曰華蓋皇帝所作也與

雲氣金枝玉葉 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

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靈不 草萊祗見其愚不我

知者將謂之迂 龜鳳山翳靈不 草萊祗見其愚不我

不渝 教厥也 百歲之依歸乎其居 詩鳳也 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人妄得稱舉者天之 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聞 昔伯翳綜聲於鳥

所誘後必遇害也 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參龍奚仲供德於衡軻 伯翳即素

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問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

如其者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末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

參龍並見左傳奚仲許之祖也世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譜圉狼暉取右於禽囚 倕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

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士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

戰於彼晉襄公縛秦囚使乘駒以戈斬之囚呼乘駒失戈狼暉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暉音舒紅

反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 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

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

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

格五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

戲 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

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軍不得行解蓋後無離風蓋常屬車系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於是公子仰

首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忸音尼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反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

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曰經籍去聖久遠文學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曰州

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

是復有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

所出

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曰歲月狐疑遲淹曰失事會愚曰為三互

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曰威靈明其憲今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

當坐設三五自生雷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

竝曰才宜還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

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

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曰末制乎

前書敞字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

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已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
科選用稽滯已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
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已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
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
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
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
也蟲書謂為蟲鳥之
形所以書旌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
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已不次之位又市賈小
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蠱霆
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
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豈上封事曰臣伏讀
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已或加尚書金
縢曰秋

大孰禾稷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
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
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史記曰
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
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
永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已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
傳
曰國之大事 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去
府朱衣謂祭官也
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
解除猶為踈廢解除猶
謝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
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
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
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
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
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

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

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曰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

小汚謂病及死也 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甲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

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二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

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 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則

為之三月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

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曰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曰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

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蠶食禾稼而擾萬民野蠶入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也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籠推類叙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救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救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以招祿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說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臣愚

臣為宜擢文右職臣勸忠審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已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

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祿長史臧否人是時奉公者欣然

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災災之原庶可塞矣

玉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

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

篇章聊已游意當代博奕非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

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

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

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

子已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曰惠利為績日月為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自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禮曰喪初掌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

其幸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曰

齊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

宜獲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

歸田里曰明詐譌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

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祿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

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豈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

有崇德殿大極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

行豈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祿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

惶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豈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

官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也又特詔問曰比災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

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勿曰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曰邕經學深奧故密特

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阜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衷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所儀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已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臣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

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

可謂至切蜺憶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嬖貴重

天下嬖音奴鳥反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

弟典郡續曰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

懼趙嬖及霍王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大尉張顥為

所進光祿勳姓璋姓璋名璋也漢有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瑄音玄蔡邕集瑄作玄

也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

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曰示惟憂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曰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曰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

思惟萬機曰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曰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曰愚竊感激忘身敢觸
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劭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質數曰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

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曰大鴻臚劉劭

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劭為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母班劭不為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劭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書佐劭不為召太山嶽魁羊

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實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劭被詔書攻胡毋班等辭曰陟為黨賢及營護請劭問班所及劭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劭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在後

其母班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

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

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

發宜曰臣對與劭參驗臣得曰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

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詰金商門問曰災異齊詔申

言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貴通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

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曰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

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毋下百官各上封事欲曰改政思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曰臣為

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

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
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阬培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臣飲章辭情何緣
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臣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
以辛卯詔書收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臣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
此詔書又刊章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
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字或改為款並非也
死期垂至
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臣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臣無罪請之帝亦更
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不得言赦令除楊球
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

賂者反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

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志及奏上遭

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意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官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類略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官諸撰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

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

密告邕怨於囚放謫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

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閭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子云相事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畱也
其鄰人有呂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愜音愜也音愜呂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
其故邕具言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螻蛄方向
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螻蛄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螻蛄之失
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已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
卓大怒曰我方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
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恨多

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
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
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已為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已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遠近已為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轎廣雅轎箱也卓於是改乘阜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轎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然卓多自佞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已待之何如
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已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

卓被誅豈在司徒王允坐姝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君亡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其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誦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策縉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謹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

誰與正之兖州陳雷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曰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極

音紀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可經

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意豈及語乎日侍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

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台舊丘歸骸先壘又

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伯三遷謂三日之間匡

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

馬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其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曰跛之故子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斷刑尚或

父相保見淮南子也

爲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號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饌也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謫書流後執政謂王九也放此爲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伎謂鼓琴八角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亞川中鳳崗氏書國朝

後漢書六十下

南宋十行本校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已下類多拱默已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已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已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惠黎民懷之

尚書臯陶莫之詞也惠愛也黎衆也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曰

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曰滄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

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我公田乃及私田

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

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衰豔用權七

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衰豔謂衰妙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衰妙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

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橛為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

聚音側流反橛音記禹反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混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五等謂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

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

不告效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

悅已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

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曰安而無怨者政平吏

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曰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

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

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

賢能曰理已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國語曰鬻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

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期月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曰

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覈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

踰匹或者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也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

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今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已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已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曰為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舍人諸

王國郎者百二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

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

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

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

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譴却

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

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

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

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

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

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

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

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為務宜循古法

寧靜無為曰求天意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

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曰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益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曰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

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
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
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樂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呂其
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呂其有德也今阿母
躬蹈約儉已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
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已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
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
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已
千萬給奉阿母內足已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
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
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

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
人呂財不可已官宜還阿母之封已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
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已交遘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已職事被譴召詣
尚書傳呼促步又加已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二事班在大臣行
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

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
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已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
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
直已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已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
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宜光已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
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償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於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

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

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

議郎陳禪曰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

者咸曰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

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

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

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

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

曰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

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

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代郃為司

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

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

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已加諸韓信彭越吳今

於西鍾下其立濟陰王為順帝也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

急表之俛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曰何

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

足採請從此辭俛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

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

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誡章謂所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

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至其亡月咸言神

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
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民命非賢者之意已宣示愚民使還温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眾惑
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
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
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已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已不
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
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已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
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訓即遜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
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已人為貴故聖人養之

曰君臣之已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包之已仁恩導之已德教示之已災異訓之已嘉祥此先聖承乾
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
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冰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
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
非但陛下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已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
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歿終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
紀曰武王入殷命乃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已六事剋已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三足鼎祀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首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解見楊厚傳
皆已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已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曰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顛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曰得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

殿問曰言事者各矣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

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

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

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

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

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

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

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

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

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燕于洛水周官曰女

祓除糞疹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

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靡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纂

曰靡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靡露歌曰靡上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曰事

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歟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

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

臨幸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

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曰變旨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

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

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夫僭差無度則言

不從而下不正陽無已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

姦已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

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

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充

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

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

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已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

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已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已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

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事見左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

氏傳

公也將正二公之位

親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

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呂舉清公亮

直方欲呂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

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呂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于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誅翁歸

蒙述所呂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

也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倅夷魚伯夷史也忠踰隨管隨會管仲前授牧守及還

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

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

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

也其令將大夫呂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呂旌委蛇素

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呂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

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

廉復呂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冀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

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

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

蔡邕呂為知命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呂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

縣曰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

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

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曰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嘒嘒者

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

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

帝曰間者曰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節即歲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

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與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

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曰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曰後訖于今日孰為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

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

稽賀純廣漢楊厚朱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

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錯等二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呂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調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

人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稅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旱野

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謝請以身塞無狀也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

務存質儉呂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

有不移示呂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呂政化使陳得失又囚

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呂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呂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呂後不行籍田之禮瓊呂國之大典不宜久廢

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

之禮親籍田之勤呂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呂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天之大事在農上

帝之乘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曉土農神農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

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撥音扶發及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呂應天順時奉元

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呂邨人雖詩詠成湯

之不怠違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也

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呂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呂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結屬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呂逆和氣呂致時風五經

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呂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

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已澄洗清濁覆實

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已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襲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

千石已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

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已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瓊獨建議

曰冀前已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

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已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重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

侯已戶邑為制不已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

已與國皆益戶增封已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

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

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已為恨會已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

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縝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

瓊為太尉已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邳鄉侯說文云邳鄉川縣也漢邳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邳音尤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

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四年已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已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已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

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已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已賢者為力唐

堯曰德化爲冠冕曰稷契爲筋力高而並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
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
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爲冕所蹈不曰賢佐爲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
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
陷枳棘喻
難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果有天下
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
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
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曰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
賢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
口木舌也塞陛
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曰輔
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
卧反賢愚切痛海
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官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曰
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
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
之人曰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
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
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
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不忠遂因姦計

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巨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
金玉於沙礫音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奇
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今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夫
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
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
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已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生三生三三三
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
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
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巨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

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喜
即巨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巨公孫拜童子郎託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府副本詣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
巨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大也時權富子弟多巨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巨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光祿茂才能言乃來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
郡殷參等並巨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
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巨
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字子榮彭城人後

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躓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曰法度自整家
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
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
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
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
秉政曰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
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曰寧
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
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
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

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謂其

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
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
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故王

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
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曰後復增敦朴有道賢
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缺望難裁自是
竊名僞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

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
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已童弱反
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
備玄纁玉帛已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福狹也拂
巾衽褐已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已儒學進崔瑗馬
融已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曷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
宏規于龔張皓虛心已推士張綱杜喬直道已糾違郎顛陰陽詳
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
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舉厯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一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山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

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

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已正議嬰戮謝事者自黨

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曰道急也所已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

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已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

理政竝紓災昏紓解也音式余反瓊名夙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

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況趙人也為楚蘭陵令著書百二十二篇號荀卿

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

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

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

蒞事明理稱為神

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已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

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二縣

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

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

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

豪里也。賴陰令渤海苑康呂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饋啟

精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

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

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

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

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

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諶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

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賴川

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

為日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

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

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

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此孝經首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已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

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曰日月此

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

改移已示天下莫遺其親也遺忘也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

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

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

焉昔丞相翟方進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

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已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

過勿憚改也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

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

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

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秦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

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婦人謂嫁曰歸言湯曰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言天子之尊加於諸

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者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易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曰妻制夫曰卑臨尊違乾坤之

道夫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曰

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皆易繫辭辭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

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崑猶高也易艮

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

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遠取

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荻屬地荻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

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

備各以其敘矣禮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昔者聖人建

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

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宜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平對曰節之先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官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

臨雲雨紂為傾宮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

詞與此微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

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

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曰

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益斯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

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曰為歲尊卑奢儉所曰為禮故曰

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卦象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曰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

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

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
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
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
已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
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
曰夫為妻齊綴杖舂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
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
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
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

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
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集漢事成敗可謂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
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
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曰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
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已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曰為出處君子
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曰求志陵夷則濡跡曰匡時濡跡解見荀公
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坦坦幽人貞吉

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及後
又曰履虎尾不噬人亨王輔觀其遜言遷都之議曰救楊黃之禍楊彪黃
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崔駰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
闔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
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
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
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
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五典曰經之羣籍曰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
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
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

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

患興農桑曰養其性審好惡曰正其俗宣文教曰章其化立武備

曰秉其威明賞罰曰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曰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曰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曰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

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宮仞有三尺也國無遊人野無

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曰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

曰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惑詐偽曰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
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曰情

用小人曰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曰加君子化
其情也桎梏鞭撻曰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
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也章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
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
上者必有武備曰戒不虞曰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
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
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是
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
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
曰勸善罰曰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
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曰誠守之曰固簡而不息疎

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

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

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玉姬歸齊

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曰婦陵夫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

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諫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

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

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曰助賞罰曰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

典籍常曰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曰為漢紀三

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

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

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

是夏而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

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臧否不問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

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

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

曰韶為羸長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

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曰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曰病卒官同郡李膺

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

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曰篤行稱

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曰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

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

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

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曰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曰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曰膺

言曰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曰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

夫人遂譖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

十九終于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

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

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廸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為尚書郎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

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

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

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曰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

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

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

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言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

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曰塵明德倫

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

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曰此少

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

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

聞喜長旬月已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已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
司官行部司官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已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已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
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
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已爲掾屬時中常
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
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
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
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已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
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
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
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
已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
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袞麻者
已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謚有六子紀諶最

賢

紀字元方亦已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
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
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

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呂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南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官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也宜修德政呂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呂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呂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呂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嶸音土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呂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嚴讀白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

司空

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也

天下呂為公慙卿卿慙長弟

諡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

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象多也

當世者靡不榮之諡

早終

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形像焉

論曰漢自中世呂下闡豎擅恣故俗遂曰遁身矯潔放言為高

肆放

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

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呂權奪王公不能呂貴驕所呂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呂淳

曾之言則也

慶基既啟有蔚頴濱二方承則八慈

繼塵

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呂慈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曹川字鳳堂
氏肅南州

後漢書六十二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傳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匡犀足履龜文

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犀伏犀也謂骨當額
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少好

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
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

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度之
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邵子

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言復繼其
父為公也

司隸益州並

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
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

陽嘉二年有

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
敢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
主日月同明四時

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
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寶有山川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

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
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

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已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接

者輒見斥逐是已淳厚之風不宜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

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焚豐之

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

其艱既拔自困始始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

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

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已漢興已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

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

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

已明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垂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凡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自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已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二老子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已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已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已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

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諂偽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

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已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

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反板

也卒盡也瘁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

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樹元陳

也天皇樹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帝權尊執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臣吡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

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前書曰司馬遷之寢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為太史令細史

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臣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已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

弟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臣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詐飛章臣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

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

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已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

乃奏記曰春秋衰儀父已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衰之也曷為

衰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目見衰賞義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

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

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

繼望可令中官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

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已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

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已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已來

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

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

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

比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

是已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至吾子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

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倘然耕不

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

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

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

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

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

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固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

之清者為賢養身者曰練神為寶安國者曰積賢為道昔秦欲謀

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耶

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子方在此

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

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

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闖兵於西河斯

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

異上便宜數百事多策畫見省納遷江夏太守嗟歎待曰大夫之位是曰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曰病免歸誠曰悵然

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曰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

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曰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

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訪呂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

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呂固為大司

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言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

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

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已下政有乖枉遇

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呂固為

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呂揚徐盜賊盛強恐

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

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呂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

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

從之即暮發喪固已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延有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

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沖帝

將北下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

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坐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

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呂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

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

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

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

呂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呂奉君昔堯殂之後

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聖色也棖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餒不易也斯所謂聿

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通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

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

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刻在官牒者凡四

十九人又廣選賈豎呂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後輜

輶取主簪搔頭自此駢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

宮人搔頭皆用玉樂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

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

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璇機玉衡

國注曰璇美玉也機衡也王者正文天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

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

最而行賞罰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

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

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呂白太后使下其事

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

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

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侍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

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

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

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

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永初已來政事多謬地震宮

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曰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也昭帝崩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

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已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已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已下莫不

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

會固意既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言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

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

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

字林曰鈇鑕也鑕音質榘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

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境塋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

恩是已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

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呂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

郡收固二子基茲於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記曰基字憲公

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實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吏驗實就殺之小子變得脫亡命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

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

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李

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呂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呂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跼跼曲也跼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滄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

地蓋厚不敢不跼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言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耕澤畔惡衣

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問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

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

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曰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且不復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
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
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已遇此太公謂祖密與二
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若六尺謂年十五以下呂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
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
人呂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
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嗣燮乃呂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
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自禮葬
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
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
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
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
平王續為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
不同而續竟歸藩燮曰謗毀宗室輸作左枝未滿歲王果坐不道
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

南尹時既已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已實西園事見臣傳燮上

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賴川甄邵詣附梁冀為鄴令有同

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已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

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

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

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

續漢書曰東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水師林慮今相州

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

入拜侍中漢安元年已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官濟北相崔

瑗等臧罪千萬已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善還拜

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已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

罰必已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

並帶無功之紱蒼頡篇紱紱也裂勞臣之士其為乖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

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

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

嵩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已金蛇遺梁冀事發覺已蛇輸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

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

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已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孽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時有司奏曰春秋迎

王后子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
於是悉依惠帝納后故事賜黃金一萬斤納綵鴈壁乘馬一依舊典

又冀屬喬舉汜官

為尚書喬呂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呂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

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帝

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

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請生耿伯營與鮪同止冀謀更執

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

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

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呂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

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

長斬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

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

而已哉御求也將已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呂理全死與義合

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害義害義違

為物則害智為物則殺智故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

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上

呂殘闇失君道下呂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之死之則為殺身呂成

仁去之不為求生呂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

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呂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龍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尹后稷也

道亡時

終離罔極

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

燮同趙孤

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世載弦直

載行也

李杜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北宋本校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漢書作佑

陳畱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

恢或作恢音徒濫反祐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已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

見劉向別錄也

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

希冀其贈遺也

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

車有兩輪故稱兩也

昔馬援已薏苡興謗王陽已衣囊微名

微要也音江堯反前書曰王陽

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素

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季子謂札也

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

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

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者舊傳曰太守冷宏召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軼壇也五經

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軼注云祀軼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轆軼而去喻無險難功曹巨祐倨請黜之太守

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

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曰光祿四行遷膠東侯

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

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

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郡督郵

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巨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

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十單

衣市衣巨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

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巨親

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巨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

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巨械自繫在手曰械曰

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

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巨報吳君乎

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巨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縲投之而縲也縲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者舊傳曰

祐處同僚無私書之間上司無賤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

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

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

家不復仕躬灌園蔬已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

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銅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名於世陳留者舊

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隼人也隼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

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繁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

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

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擢用其後於吠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鄒縣已師喪弃官奔赴

五府並辟不就桓帝已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報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不出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各嗟焉先是陳雷邊鳳為京兆尹亦

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

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

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干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已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

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

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已

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

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效雖顯

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

扶疏榮華紛紜說文曰紜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大叔何謂禮對曰謁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若之辭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

對其優劣則仁已枝葉扶疏為大孝已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

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

不得不賢於顏子蓋已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已為稱虞舜顏回

是也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

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不能總兼其美也夫曾閔已孝

悌為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已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十

郵兩會于幽又會檀首止戴甯母洮葵丘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於雋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雋聞乃為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雋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孔

國注尚書曰昧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

春秋夕則消播內階詠詩

南軒楚辭高堂邃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眾氏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闕隙而翫百氏也洋洋乎其

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也不知世之有

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乘東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從此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已善止者恐如

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楛劍曰客安能

其本弃其生也後遺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

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彰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

虔等已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比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畱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已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之後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皆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白太守掃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

惺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

王在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已威體雖貴必禁之已度如是和睦

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入蹕景帝常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後傳上爰益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益也而一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

之禍漢有爰益之變竊聞勃海王惺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

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

剽音定妙反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後漢書卷之四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州司不

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

滋蔓為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

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與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

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已聞帝已至親不

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謀貶為瘦陶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却退也髡管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

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

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各當朝一家賓客互相讎搆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

同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已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已俸贖罪得免俸音扶濟活者千餘人

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

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

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已它

事竭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

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

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澗
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呂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勿頸
九死不恨勿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弃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呂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
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昔文王脯里閔散懷金脯里殷獄名或作羨亦名羨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
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驅戎文馬有熊九驅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弼竟
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即何休又訟弼有幹國
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季雅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魏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

傷發言烝烝

烝烝猶仍也

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

呂矜物義呂退身君子哉

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五所活者于後世其興乎

史弼頡頏嚴吏

頡頏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

後不大

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

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

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呂是敬之學終辭歸

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

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

衣呂武素有名譽乃獻書呂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

曰人亦有言娶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

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蔡使吾終年不願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

經而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

言哉無目明曰瞽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日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

有繫論者曰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

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見和紀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曰德德均則決之下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今同宗相後披圖索牒曰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

曰為已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宜辭大賞曰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

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勃勃海也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勝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

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

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為喻也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

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

九江太守蠻寇賓服曰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古語事也言時

始立太學石經曰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曰周禮諸

經發起糝謬糝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請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

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中興呂來通

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與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令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

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呂助後來呂廣聖意會南夷反叛呂植嘗

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

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帝呂非急務轉為

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

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

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曰火德化當寬明

近色信謹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

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三曰

禦癘防禦疫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

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呂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呂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呂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

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呂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選舉之事

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也帝
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曰護烏桓
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
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壑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曰賂送豐植不肯豐
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曰待天誅帝怒遂
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
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曰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
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曰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
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
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曰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

道從轅轅出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于山谷

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

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

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

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

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醴音張芮反曰張厥德

也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巨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昏

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逢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

未有不宥豫奪常者也

宥人行貌也音淫言宥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

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

暴之名也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為御史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嘗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志曰歧娶馬融嘗至歧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歧亦厲節不以妹奔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蔽其門也歧曾讀周官一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

仕州郡巨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

山之操

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彌注遯之義遯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

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曰歧為長柳疆討姦大興學校也

會河東太守

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

尹延篤復召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

郡人召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

恨

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相書見玹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玹

為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歧家屬宗親陷

召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歧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為玹所殺戩音翦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

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
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
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孰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曰實告之
遂曰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
藏歧復壁中數年歧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歧擢拜并州刺史歧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譏次曰為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闡豎專權歧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
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
武才用者徵歧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
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歧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曰為帥歧詭辭得免展轉

還長安

決錄注曰歧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歧為副日磾行至洛陽
表別遣歧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
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
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
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畱
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
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
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
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

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
青州刺史歧呂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呂自代光祿勳
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
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
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篔白衣散髮其上覆呂單被即日便下
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

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于剛烈謂以義于梁延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

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為大掖之衣此君子有道執者所衣也

承本作縫邠卿出疆專命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山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義亦通

邠卿出疆專命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山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魏書卷之四十四

後漢書六十四

北宋本校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
 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
 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
 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
 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
 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
 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乎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羸負流散夫羌戎潰
 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

及古圖 卷

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百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狷
吏進不得快戰巨微功退不得溫飽巨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
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首蒙泣血驚懼生
變是巨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巨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
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
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巨滌患下可巨納降若謂臣年少
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過也適往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目獲安後遭姦
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詭是聞又因緣嬖倖受
賂賈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

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
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
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
虐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暎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巨姦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埽凶黨
收入財賄巨塞痛怨巨荅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
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卽商子故曰代姻也今
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修謙節輔巨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
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巨
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墉之趾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
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呂懲不
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
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
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呂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
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呂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
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呂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
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
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桓擊羌坐為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
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顛之濟猛中郎將宗資之信
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
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呂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
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秦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
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
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呂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
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
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

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曰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曰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營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自也所省之費一億曰上曰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護口啓啓故恥曰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

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贖也若臣曰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巨官姬光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也鎮烏孫曰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巨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巨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

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

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

陷目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已餘寇不

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

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

將張奐已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已從眾望若猶謂愚

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已為奐副朝廷從之已奐代為度遼將

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

人多意算自己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

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

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

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

已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

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

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已為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已災妖使從福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再

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

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

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費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

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與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畱聖明容受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曰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也作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

父惇爲漢陽太守

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

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

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

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

莫健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

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

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

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

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

奐和親共擊莫健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曰寧羌

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

郭璞注山海經云鏃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曰酒醑地曰

以酒沃地謂之醑音力外反

使

馬如羊不引入廐使金如粟不引入懷悉引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繫已

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

屠音直於反

及朔方烏桓並同反

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

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

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

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言故吏免官禁錮

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

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

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

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

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

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

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

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

被其毒朝廷已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已九卿秩督幽并

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曰烏桓枝尉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

兼察

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

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

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殺初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

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

螿音必薛反

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

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

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

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

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已奐新徵不知本

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

少府又拜大司農呂功封侯免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

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

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免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翼氏

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自謹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龍霧散與蚯蚓同也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

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曰讒勝

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太

堯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示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

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

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免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

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免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

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免等

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曰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

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免獨拒之寓

怒因此遂陷曰黨罪禁錮歸田里免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

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免歸敦煌將害之免憂懼奏記

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

前曰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免生死

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曰拍

髡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髡音步第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一豚臠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箒汙邪滿車五穀蕃熟誠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曰璧十雙車馬百駟也誠

後漢書卷之五

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曰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早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其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郭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

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

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企心所吞噬也

東望無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

守靜或死或徙免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免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

為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免惡卓為人絕而

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緣

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通塞命也始終常也故曰艾也

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巨纜綿牢巨釘密為不喜耳幸有

前奄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

儉非王孫武帝

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

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

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今稱傳之初免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免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曰建安中

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

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

後漢書卷之五

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

宦者鄭眾封鄉侯也

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

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實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

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曰斷忠烈

與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實武

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啜泣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

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

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

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

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二百

石令秩六百石也

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

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

還路設伏虜已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

書伏重刑已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賈

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

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

漢官儀曰詒字公孫舉人也

乃拜為中

郎將擊實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

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

煎勒姐等八種羌

姐音紫且反

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

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

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曰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

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

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

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

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

頰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

勒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鈞街音階殺略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

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稽固猶義停留也

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

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曰

千數朝廷知頰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

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

復曰頰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僂音良逐反又

力救反首豪二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頰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

冬頰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首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

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

頰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首虜數千人頰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

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頰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

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

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復追擊於鸞鳥大破

之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

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

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

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

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言曰臣伏見先

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

後漢書卷六十五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曰為
狼子野心難已恩納左傳音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
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
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已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
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
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彭陽

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眾

恐頰乃令軍中張鍬利刃長矛三重挾已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
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
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
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
載為患頰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
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也浹音子牒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
百年之逋負已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
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已家一人為
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夏頰復追
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傳曰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

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今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頰士卒飢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頰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既到子日申包胥曾繭重服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已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已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

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言羌亦稟天之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

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已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

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勝也

自橋門已西落川已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

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

何已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為鯁鯁與梗同梗病也故遠

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

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

識之士曰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
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
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
言一曰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
散羌頰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
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厲聲問曰田晏
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
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
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

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晏育等將七

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
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
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頰追
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曰下萬九千級
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
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行軍仁愛
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
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

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坐

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頰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

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

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頰川太

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

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

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追

訟頰功靈帝詔頰妻子還本郡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

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儷蹤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戎驂

糾結塵斥河潼潼合名各有水日潼水即潼關規奐審策亟遇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

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蜀山氏

後漢書六十五

寶鑑